

时光之轮

The Wheel of Time 1

THE WORLD EYE OF THE WORLD 之眼

罗伯特·乔丹 著 / 李镭 译

下

西方自出版便畅销20年的奇幻巨著
中国奇幻界翘首以盼数载的经典史诗

万卷出版公司

世界之眼

The Eye of the World

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著 李镛 译

(下)

责任编辑：李镛
封面设计：李镛
插图：李镛
文字：李镛
校对：李镛
出版：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路22号
印刷：沈阳市佳林印刷厂
字数：270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版次：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万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之轮:世界之眼. 2/(美)罗伯特·乔丹著;李镛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8

ISBN 978-7-80601-975-7

I. 时… II. ①罗… 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3781 号

THE EYE OF THE WORLD ©1990 by Robert Jorda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China.

责任编辑	马 兰
封面设计	李 睿
插 图	石谿溪 一只眼睛
责任校对	何 笑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印 刷	沈阳市佳麟彩印厂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19.5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联系电话:(024)23280058 23280009

万卷出版公司

各界赞誉

甫一出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冠军。“时光之轮”系列不仅在销售成绩上获得肯定,作者罗伯特·乔丹恢弘的笔触更让全球二千万读者为之疯狂。

“时光之轮”被誉为“正统奇幻”及“剑与魔法”的最佳典范,该系列每一部都是一段独特的冒险,又相互交织成宏大的故事情节,作者透过巧妙的构思,将带你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史诗世界。

“宏大的、令人敬畏的、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让人不由得想起托尔金的作品。”

——出版人周刊

“《时光之轮》……在英语世界,极少有其他的奇幻传说能与它相提并论,能超越它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芝加哥太阳报

“罗伯特·乔丹开始统治由托尔金一手开创的世界。”

——纽约时报

“无愧于任何赞誉的优秀冒险故事。”

——ANNE McCAFFREY(美国著名奇幻作家)

“罗伯特·乔丹写下了关于光明和黑暗的鲜明形象,有时又有孩子气的惊奇,这里面虽然有着淡淡的托尔金风味,但他也创造了鲜明的自我写作风格。”

——Pittsburgh Press

“《时光之轮》兼具文字的优美和情节的丰富。其中包涵着格林兄弟的天真与魅力;贺胥黎的《勇敢新世界》的社会道德精神。这一切,再加上有血有肉的人物、隐秘晦涩的譬喻、趣味性的调剂、生动优美的自然风景,还有那种关于永恒的迷人感觉。作者借助一种语言创造了一个文学世界和这个世界可能具有的一切真实性。”

——布鲁斯特·米尔顿·罗伯森,默特尔海滩太阳报

“全方位感觉的史实。”

——星期日时报

“一场幻梦般的景象。”

——SFX(英国著名大型科幻奇幻网站)

时光之轮

The Wheel of Time



THE DEAD SEA
死海

Aile Dashar
艾戴沙

ARYEH OCEAN
爱瑞斯洋

Bandar Eban
班达艾班

ARAD DOMAN
阿拉多曼

Falme
法美镇

Toman Head
托曼头

Katar
卡特

Paerish Swar
派理斯沃
(Darkwood
黑森林)

Tanchico
坦其克

TARABON
塔拉朋

CHEALDAN
海丹

Elmora
艾摩拉

AMADOR
阿玛多

Tremalking
索马金

The Shadow Coast
阴影海岸

Whoditer's Finger
勃风牌

Ogim
细岛



The Blight
妖境

Shayol Ghul
煞妖谷

The Blasted Lands
废地

Mountains of Doom
末日山脉

Tarwin's Gap
塔文隘口

Maradon
马兰登

Chachin
查辛

Shof Arbela
索比拉

Fal Dara
法达拉

Fal Moran
法莫兰

Plain of Lances
枪矛平原

KANDOR
坎多

ARAFEL
艾拉非

SHIENAR
夏纳

Niamh Passes
奈亚隘口

ALDAEA
少戴亚

Aiel Waste
艾伊尔荒漠

The Black Hills
黑山

Kinslayer's Dagger
弑亲者之匕首山脉

Tar Valon
塔瓦隆

Jangle Pass
章嘉隘口

Caralain Grass
卡拉兰高原

Braem Wood
布雷姆森林

CAIRHIEN
凯瑞安

ANDOR
安多

Four Kings
四王镇

Caemlyn
凯姆林

Aringill
亚林吉尔

The Spine of the World
世界之脊

Whitebridge
白桥

MURANDY
莫兰迪

Hills of Kintara
金塔拉丘陵

Far Madding
法麦丁

Haddon Mirk
哈登莫克

ALTARA
阿特拉

ILLIAN
伊利安

Plains of Maredo
马瑞多平原

TEAR
提尔

Stedding Shangtai
商台聚落

Godan
哥登

Drowned Lands
沉溺之地

The Fingers of the Dragon
龙指

Sea of Storms
风暴海

Cindaking
辛达琴

Mayene
梅茵

To The Isles of the Sea Folk
至海民列岛

Illian
伊利安城

(101) 时光之轮 1:世界之眼(下)

(105)

(115)

目 录

(125)

(138)

(147)

(148)

(153) 第 27 章 躲避风暴之所

(170) 第 28 章 空气中的脚印

(178) 第 29 章 没有怜悯的眼睛

(182) 第 30 章 暗影之子

(193) 第 31 章 为你的晚餐演奏

第 32 章 暗影中的西王镇

第 33 章 黑暗在等待

第 34 章 最后的村子

第 35 章 凯姆林

第 36 章 因缘之网

第 37 章 漫长的追逐

第 38 章 营救

第 39 章 命运之网的编织

第 40 章 网的抽紧

第 41 章 老朋友,新威胁

第 42 章 梦的记忆

第 43 章 决定和幻景

第44章	道中的黑暗	(194)
第45章	游移于暗影中的	(204)
第46章	法达拉	(215)
第47章	更多时光之轮的故事	(228)
第48章	妖境	(238)
第49章	暗帝的扰动	(247)
第50章	在世界之眼的遭遇	(254)
第51章	对抗暗影	(263)
第52章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270)
第53章	时光之轮的转动	(278)
	名词解释	(285)
	中英名词对照表	(293)
(12)		
(66)		
(86)		
(97)		
(101)		
(119)		
(121)		
(131)		
(142)		
(161)		
(174)		
(184)		

第27章

躲避风暴之所

接

连几天，佩林跟随图亚桑的车队一同往东南方移动，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旅族行进的速度并不快，他们没有需要着急的理由，从来都没有。五颜六色的马车要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很高之后才会启程。下午刚刚过了一半，如果他们遇到了一处合适的宿营地，他们就会停下来。大狗们轻松地跑在马车旁边，就连小孩子经常也会和它们跑在一起，马车绝不会甩下他们。每一次，任何关于多走一些路，或者走快一点的建议都只能换来一阵大笑，或是一句，“啊，但你要逼那些可怜的马儿那么辛苦地工作吗？”

令佩林惊讶的是，艾莱斯也变得和旅族一样从容不迫。艾莱斯不会坐在马车上，他更喜欢走路，有时候还会在队伍前面大步慢跑。但他从不建议他们离开旅族队伍，也从不催促旅族加快速度。

这个留着大胡子，满身毛皮的陌生人，在温和的图亚桑中间是如此与众不同，他只要站在马车中间，甚至远在营地另一边任何人都都能一眼就认出他来。

这不仅是因为衣着的巨大差异。艾莱斯有种狼一般的慵懒和优雅,不断地散发出危险的气息,如同火焰散发出热量。他奇异的衣着只是更加强了这种印象而已。与旅族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特质就更加明显。旅族则不分老少,全身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息,没有任何危险,只有快乐。他们的孩子拥有十足的活力与动感。即使是头发灰白的老人在走路时也都迈着一种不失尊严,却又如同舞蹈般充满韵律感的步伐。所有人仿佛都是要立刻就开始起舞的样子,即使在他们站立时,即使在营地中极少数没有音乐的时间里也是如此。小提琴、长笛、洋琴、箏和鼓,时时在马车周围演奏出阵阵悦耳的旋律,无论是在宿营时还是在行进时,都是如此。快乐的歌,轻松的歌,逗笑的歌,哀伤的歌,即使半夜在营地中醒来,也仍然能听到轻柔的乐音。

无论艾莱斯走到哪儿,每辆马车上的人都会向他点头微笑,每一堆营火旁的人都会向他问候致意。这就是匠民对于外人一贯的态度——欢迎、微笑。但佩林已经了解到藏在这种友善表面下的东西——半驯化的鹿所拥有的警戒。有些事深埋在给予伊蒙村人的微笑里——匠民对自身安全的疑虑,而且经过了数天之后仍然少有消减。对于艾莱斯,他们的这种疑虑尤其强烈,如同盛夏阳光下热气的闪动。在艾莱斯看不到的角落,他们会毫不掩饰地看着他,仿佛在怀疑他要做什么。在他走过营地时,那些随时准备起舞的步伐,似乎也随时准备逃跑。

艾莱斯对于叶之道的感觉,绝对不比匠民对他的感觉来得更舒服。在图亚桑身边,他总是抿着嘴唇。虽然那种表情并不是自觉高人一等,也绝不是蔑视图亚桑,但他显然宁愿待在别的地方。可能任何没有图亚桑的地方对他来说,都要比这里更好。然而每次佩林提出要离开这支车队时,艾莱斯却只会应付他一些好好休息,过几天再说这样的话。

“你们在遇到我之前吃了不少苦头,”当佩林第三或是第四次这么建议时,艾莱斯说,“以后还会遇到更多困难。有兽魔人和半人在追你们,还有两仪师做朋友。”他咬了一大口霁拉的苹果干馅饼,一边咧嘴笑着。即使当他笑的时候,佩林仍然觉得那双猎人般的黄眼睛让人惶恐不安,而且笑意极少进入他的眼睛。艾莱斯在林的营火旁安顿下来,像往常一样拒绝坐在圆木上,“用不着赶这种该死的路,急着把你们送到两仪师手上。”

“如果隐妖找到我们呢?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又怎能让它们远离我们?三只狼挡不住它们。旅族在这种事上也根本帮不上忙,他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兽魔人会杀光他们,而那将是我们的错。不管怎样,我们迟早都要离开他们。那么也许早一点会比较好。”

“某个东西告诉我应该等一下。几天就好。”

“某个东西!”

“放松,小子。命运到来的时候就应该接受。该逃的时候就逃,该战斗的时候

就战斗，可以的时候就休息。”

“你说的是什么，某个东西？”

“吃点馅饼吧！虽然霭拉不喜欢我，不过每次我来时，她都还是会做好吃的招待我。人众的营地中总是有好东西可以享用。”

“那个‘某个东西’是什么？”佩林继续问着。“如果你知道什么事，但不告诉我们……”

艾莱斯皱起眉，盯着手中那块馅饼，然后将它放下，掸掸两只手。“某个东西。”他耸耸肩，仿佛同样不明白那是什么。“某个东西告诉我，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再等几天。我并不常有这种感觉，但我早已学会信任这种感觉。它在过去曾救过我的命。这次与以往有些不一样，但这很重要。这就够清楚了。你想要赶路，那就走吧！但我不走。”

这就是艾莱斯给佩林的全部解释，无论佩林问多少次都是这样。他就这样悠闲度日，和林聊天，吃东西，用帽子遮住眼睛打盹，拒绝讨论离开的问题。某个东西让他留下来。某个东西告诉他这非常重要。要离开的时候他自然会知道。吃些馅饼，小子。不要自寻烦恼。吃些炖菜。放松。

佩林却无法让自己放松。每到晚上，他就在彩色马车之间踱着步，满心忧虑。而除他之外，似乎再没有任何人为任何事担忧，这让他更感到心烦意乱。图亚桑们载歌载舞，在营火旁烹饪并享用各种食物——水果、干果、浆果、蔬菜——他们不吃肉食。他们花时间在数不清的家务事上，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需要烦恼的事情。孩子们四处奔跑玩耍，在马车间捉迷藏，爬上营地周围的大树，欢笑着与大狗们在地上打滚。世界上根本没有需要烦恼的事情，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

看着他们，佩林更渴望离开。走吧，不要将那些猎杀者引到他们这里。他们收容我们，善待我们，我们却只能以危险回报他们。至少他们有理由保持心情欢快。没有人在追杀他们，但我们……

这段时间里，佩林很难和艾雯说上一句话。她或者是和霭拉聊天，当两个女人以那种姿态凑在一起时，肯定是不欢迎任何男士介入的；或者是和亚蓝跳舞。图亚桑总是用长笛、小提琴和鼓演奏出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舞曲，还会用嘹亮的旅族三重唱伴舞，他们的歌曲无论节奏快慢，声音都很高昂。旅族会很多歌曲，一些歌佩林在家乡时就听过，但在这里换了另一个名字。比如，两河的《三个草地上的女孩》就被旅民称为《漂亮舞女》。他们还说，两河的《北方来风》在有些地方叫做《大雨滂沱》，而另一些地方则叫做《贝林大撤退》。佩林想也不想就问起了《匠民拿走了我的锅》这首歌，结果旅民们全都大笑起来。他们知道这首歌，但在这里它的名字叫做《掷出羽毛》。

佩林能够明白在人众的歌声中那种想跳舞的冲动。在伊蒙村时，他并不是个

出色的舞者,但这些歌总是牵动着他的双脚,他从没跳过这么多舞,如此尽兴,而且跳得这么好。他如同被催眠了一样,心脏也在随着鼓点的节律一同跳动。

直到和旅族共度的第二个晚上,佩林才第一次看见女人们伴着慢歌跳舞。那时营火烧得不高,夜幕已经低垂在马车周围。一名鼓手敲出一段缓慢的节奏,其他鼓手也跟随着。最后,营地中所有的鼓都敲出同样的慢拍。一时间,营地中除了鼓声之外不再有任何声音。一名穿着红裙的女孩在火光中摇曳身姿,慢慢展开她的头巾,一串串珠子从她的头发上垂挂下来,脚上的鞋子被她踢到一旁。一枝长笛开始吹出轻柔悠扬的乐曲,那女孩随之翩翩起舞。她张开手臂,将头巾在背后展开。她的臀部摇曳出波浪般的曲线,一双秀足随着鼓点跃动。女孩的黑眸凝视着佩林,她的微笑如同她的舞蹈一样柔缓。她转了一个小圈,又回头朝佩林抛来一个微笑。

佩林费力地吞了口口水。他感觉脸上发热,但并不是营火烘烤的结果。又一名女孩加入了舞蹈。她们头巾的流苏伴随着鼓点和臀部缓慢的摇摆而颤动着。她们在向佩林微笑。佩林只是沙哑地清了清嗓子。他害怕去看旁边的人,脸像甜菜头一样红,他几乎可以肯定,任何没有在观赏舞蹈的人一定都在嘲笑他了。

他尽量装作随意的样子,从原木上滑了下来,仿佛是想坐得舒服些。同时小心地让视线离开了营火和跳舞的女孩,伊蒙村可没有这种舞蹈,即使是节日中和女孩们在草地上共舞也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他只希望风能更大一些,吹凉他的脸。

舞蹈的女孩又进入了他的视线,只是现在她们变成了三个人。一名女孩狡黠地向他眨眨眼,而他只能不知所措地朝四下乱看。光明啊,佩林心想,我现在该做什么?兰德会怎么做?他才是了解女孩的人。

跳舞的女孩轻声笑了,她们甩起肩头的长发,小珠子相互碰撞,叮当作响。佩林觉得自己的脸就要烧起来了。这时,一名稍稍年长的女子加入女孩之中,仿佛是要向她们示范该怎么跳得更好。佩林呻吟一声,放弃般地闭上眼睛。但即使不看她们,她们仍然用笑声逗弄着他,她们仍然在他的眼前盘旋。汗水从佩林的额头上渗出来,他真希望冷风能更强一些。

根据林的说法,女孩们其实并不经常跳这支舞。成年女子就更少会这样跳了。而根据艾莱斯的说法,正是因为佩林的面红耳赤,所以她们在那以后的每一个晚上大约都会跳这支舞了。

“我必须为此感谢你。”艾莱斯对佩林说,他的声音镇定而严肃。“可能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但是到了我这个岁数,想要让骨头暖和起来就不可能只靠一堆火了。”佩林紧皱眉头。艾莱斯转身走开,但他的背影隐隐透露出一种讯息,似乎在说他虽然板着脸,但肯定把大笑全都藏在了肚子里。

佩林很快就知道根本无法躲避那些跳舞的女人们，虽然她们的媚眼和笑容仍然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但他还是放弃了。如果是一个女孩的话也许还不错，但是同时有五六个人，每个人都那样看着他……他一直都没能成功地让自己的脸不变红。

艾雯也开始学习这支舞蹈。那两名首先在佩林面前跳起这支舞的女孩成了她的教师，她们为她打拍子，让她迈着那种摇曳的舞步，又借给她头巾，让她学会怎样在背后让头巾颤动起来。佩林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本来想说些什么，然后决定还是继续保持缄默比较明智。当女孩们加上摇摆臀部的动作时，艾雯笑了起来。三个女孩很快就笑成了一堆。但艾雯坚持练习了下去，她的眼睛不停地闪烁着，双颊出现两块红晕。

亚蓝一直在看着舞蹈的艾雯，目光中充满着激情和渴望。这名英俊的年轻图亚桑送给了艾雯一串蓝色的珠链，她一直戴在脖子上。靛拉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外孙对艾雯有兴趣时，曾经以微笑待之。现在她脸上更多的却是忧虑地皱眉。佩林决定紧盯住年轻的亚蓝。

曾有一次，佩林终于在一辆漆成绿色和黄色的马车旁单独逮住了艾雯。“你在这里很高兴，对不对？”他问道。

“为什么不？”艾雯边说边玩弄着脖子周围的蓝色珠链。“我们用不着整天凄凄惨惨的，就像你现在这样。难道我们就不能给自己一些高兴的机会吗？”

亚蓝站在不远的地方，他从不会离她很远。现在他将双臂抱在胸前，脸上带着一点微笑，半像是故作矜矜，半像是有意挑畔。佩林压低了声音，“我还以为你想去塔瓦隆。你在这里可没办法成为一名两仪师。”

艾雯扬起头，“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成为一名两仪师呢。”她的嗓音显得有些过分甜美。

“该死的，你相信我们在这里会安全吗？这些人和我们在一起会安全吗？隐妖随时都有可能找到我们。”

艾雯握紧项链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然后，她放下手，深吸一口气，“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不管我们是今天离开，还是下星期离开。这就是我现在相信的。享受生活吧，佩林。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她哀伤地用手指抚过佩林的脸颊。之后，亚蓝向她伸出手，她转身朝他跑过去，同时一阵笑声已经从她口中跃出。当他们向小提琴乐声传来的地方跑去时，亚蓝回头抛给佩林一个得意的微笑，仿佛是在说，她不是你的，她将是我的了。

我们全都在人众的魔法中陷得太深了，佩林心想。艾莱斯是对的，他们不必费力让你皈依叶之道，它会慢慢渗入你的心灵。

靛拉看了一眼在风中瑟缩的佩林，立刻从马车里拿出一件厚羊毛披风。在眼睛里充满各种鲜艳的黄色与红色时，佩林很高兴看到这件披风是暗绿色的。他

将披风裹在肩头，惊讶地发现它竟然能完全裹住他的身子。霭拉有些拘谨地说，“它本来能更合适的。”她瞥了一眼佩林腰间的斧头。当她再次望向佩林时，哀伤的眼神盖过了笑意。“它本来能更合适的。”

所有匠民都是这样。他们永远都在微笑着，永远都会毫不犹豫地邀请你和他们一起喝一杯、听听音乐。但他们永远都会看那把斧头一眼。佩林能感觉到他们的想法。一件暴力的工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暴。叶之道。

有时候，佩林真想朝他们大喊。世界上还有兽魔人，还有隐妖。还有那些会砍断树、和树上每一片叶子的人。暗帝并没有消失。巴尔阿煞蒙眼中的火焰会将叶之道烧光。佩林固执地继续带着这把斧头。即使在冷风中，他也会将斗篷敞开，露出半月形的斧刃。艾莱斯不时会以探询的眼神看着这件沉重的武器，并朝佩林笑一笑，那双黄眼睛似乎能解读他的思想。这几乎让佩林想用斗篷将斧头盖住，几乎。

如果说图亚桑的营地让佩林感到持续的烦躁，至少现在他的梦算是恢复正常了。有时候，佩林会浑身冷汗地惊醒。在他的梦中，兽魔人和隐妖杀进了营地，彩色的马车在扔出的火把中变成一个个火堆。人们倒在血泊中。男人、女人和小孩在镰剑的挥砍下奔逃、尖叫、死亡，却不做出任何抵抗。一次又一次，佩林在睡梦中猛然坐起，喘息着，伸手抓住斧柄，才意识到马车并没有燃烧起来，营地里也没有兽形的怪物对着破碎的尸体咆哮。不过这些都只是正常的恶梦，这反而让佩林感到安慰。如果暗帝真要出现在他的梦中，就应该出现在这些恶梦里，但暗帝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巴尔阿煞蒙，只是普通的恶梦。

但佩林清醒时一直能感觉到那些狼。它们一直和车队保持着距离。佩林能清楚地感觉到它们的位置，感觉到它们对于保卫图亚桑的狗的蔑视——这些聒噪的畜生已经忘记尖牙是做什么用的，忘记热血的滋味。它们也许能吓跑人类，但在狼群面前，它们只会趴在地上偷偷溜走。每一天，佩林的这种感觉都会更加敏锐，更加清晰。

每个日落，斑纹都会变得更加不耐烦。艾莱斯想要带这些人类到南方去，那么这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但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应该全力去做，而不是这样慢吞吞地前进。狼应该在旷野中自在地游荡。斑纹也不喜欢离开狼群这么久。焦躁的火焰同时在风的心中燃烧着。这里可以猎食的动物实在是少得可怜，他又不屑于吃田鼠。他觉得那是幼狼拿来练习狩猎技巧的道具，只有无力扑倒野鹿或咬断牛脚筋的年迈老狼才会吃那些东西。有时候，风会认为燃烧是正确的，人类的麻烦应该让人类自己去解决。但在斑纹身边，他会谨慎地保留这种想法。在飞跳面前，他更是不敢让这种想法有所流露。飞跳是一名浑身伤疤的灰色斗士，因为多年积累的知识而变得冷静如冰。岁月从他身上剥夺了许多，却给了他

一份狡诈，足以补偿他损失的一切。他并不在乎人类，但既然斑纹要这么做，飞跳就会与她一同驻足，一同奔跑。无论是狼还是人，公牛还是棕熊，任何敢挑战斑纹的生物都会发现飞跳的利齿正等着将他们送入永远的长眠。这就是飞跳生命的全部意义。这让风时刻保持着小心。至于斑纹，它却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们两个的想法。

所有这些都清晰地显示在佩林的脑海里。他只能迫切地渴望着凯姆林，渴望着沐瑞和塔瓦隆。即使他在那里找不到答案，他也可以结束这一切。艾莱斯看着他，佩林相信这个黄眼睛的人知道他的想法。但愿这一切都有个了结！

这个梦刚开始的时候，比佩林以往的梦快乐得多了。他坐在奥波特·卢汉的餐桌旁，打磨着斧刃。卢汉大妈从不让任何打铁工作，乃至与此相关的工作进入到她的房子里；卢汉师傅甚至不得不在屋外打磨匕首。但她现在只是烹调着菜肴，没有对佩林手中的斧头说一个字。她甚至完全没有责问怎么会有一匹狼从房子里走出来，盘卧在佩林和通往院子的门口之间。佩林继续打磨着斧刃。很快，就会用得着它了。

那匹狼突然站起身，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嘶吼声，颈后的毛全竖了起来。巴尔阿煞蒙从院子里迈步走进厨房。卢汉大妈仍然在煮菜。

佩林站起身，提起了斧头。但巴尔阿煞蒙对他的武器视而不见，他只是专注地看着那匹狼，火焰在他的眼窝中跳动。“这就是你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好吧，我以前对付过这东西许多次了。”

他弯起一根指头。狼怒嚎着，火焰从它的眼、耳和口中喷发出来，撕破它的皮毛喷发出来。血肉和毛发烧焦的气味充满了厨房。卢汉大妈掀起锅盖，用一柄木勺搅拌着锅中的炖菜。

佩林丢下斧头，向前扑去，竭力想要用双手拍熄狼身上的火焰。狼在他的手掌间塌成一堆灰烬。佩林盯着这堆火灰散落在厨房里干净的地面上，他向后退去。他希望能抹去手掌上的油脂和黑灰，但想到要把它们抹在衣服上，又让他感到一阵恶心。他抓起斧头，紧握住斧柄，直到指节都痛了。

“离开我！”他喊道。卢汉大妈在锅边上敲了敲勺子，重新盖上锅盖，低声嘟囔了些什么。

“你逃不掉的。”巴尔阿煞蒙说，“在我面前，你无处可藏。如果你是那个人，那你就是我的。”从他的脸上喷出的热量逼着佩林步步后退，直到后背抵到墙上。卢汉大妈打开烤箱，检查着里面的面包。“世界之眼会吞没你。”巴尔阿煞蒙说，“我已将你标记为我的！”他抬起紧握的双手，仿佛要抛出什么东西。当他张开手指时，一只乌鸦扑到佩林的脸上。

佩林尖叫着。乌鸦黑色的喙啄穿了他的左眼……

……他猛地坐起身，手捂在脸上。周围环绕着旅族的马车。他缓缓放下双手。没有疼痛，没有血。但他还记得，记得那被刺穿的痛苦。

他颤抖着。突然间，借助黎明前昏暗的光线，他发现艾莱斯正蹲在他身边，伸出一只手仿佛要将他摇醒。在马车外面的树林里，狼在嚎叫，三匹狼发出同样的厉嚎。佩林感受着它们的感觉。火焰。痛苦。火焰。恨。恨！杀戮！

“是的，”艾莱斯轻声说，“是时候了。起来吧，男孩。该是我们走的时候了。”

佩林从毯子里爬起来。当他正打包行李时，林从马车里走了出来，一边还揉着惺忪的睡眠。他瞥了天空一眼，忽然在马车台阶上定住了。他的手忘了放下来，只有眼睛还在移动着，专注地看着天空。佩林不明白他在看什么。东方的天空挂着几片云彩，被还没升起的太阳镶了一圈粉色的光边。除此之外，空中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林似乎也在倾听，同时还在嗅着空气。但佩林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昨夜营火残存的烟气。

艾莱斯很快就拎着他简单的行李过来了。林走下马车，对他说道，“我们必须改变旅行的方向了，老友。”寻觅者又不安地看了天空一眼，“今天我们会走别的路。你们还要和我们同行吗？”艾莱斯摇摇头。林则点了点头，仿佛早已预料到艾莱斯的回答。“那好吧，一切小心，老友。今天有些事……”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但没等视线越过马车顶便低下了头。“我想，车队会转向东方，也许会一直走到世界之脊。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聚落，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

“灾祸从不会进入聚落，”艾莱斯表示赞同，“但巨森灵也不太欢迎陌生人。”

“所有人都会欢迎旅族的，”林笑着说，“而且，就算是巨森灵也有锅子和其他什么需要修理。让我们吃早餐吧，我们可以再谈一谈。”

“没时间了，”艾莱斯说。“我们今天也要赶路。越快越好。看起来，今天是个行动的日子。”

林竭力说服他至少要吃点东西。霭拉和艾雯一同走出马车，之后霭拉也开始劝说艾莱斯，但她不像丈夫那么尽力。她只是说了些该说的话，而且态度很僵硬。显然，她更愿意看到艾莱斯离开。虽然艾雯的离开会让她伤心。

艾雯并没有注意到霭拉偷偷看她时的惋惜眼神。她问出了什么事。佩林已经做好了她会留在图亚桑中间的心理准备。但是等艾莱斯做出解释后，她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就快步走向马车，开始收拾行李了。

林终于摊开双手，“好吧！我不记得自己曾让哪一名访客没得到一场告别筵席就离开。但……”他又抬起眼睛，不确定地望了天空一眼。“嗯，我想我们也需要提早出发了。也许我们可以在旅途中吃饭。但至少让所有人和你们告别吧！”

艾莱斯打算拒绝，但林已经跑向一辆又一辆马车，用力敲打车门。等到一名匠民将贝拉牵过来时，整座营地已经恢复到它最热闹，最鲜艳的状态。一片片花团锦簇的色彩让林和霭拉那红黄两色的马车都显得黯淡了。大狗们在人群中跑

动着，舌头垂在嘴外，期待有人会搔它们的耳朵。三名客人在一次又一次握手，一个又一个拥抱中忙得不可开交。每晚在佩林面前跳舞的女孩们都不满足于只是和佩林握握手，她们的拥抱让佩林甚至开始希望不要离开了。但他很快又记起周围有多少人在看着他们，刹那间他的脸几乎能和寻觅者的鲜红马车媲美了。

亚蓝将艾雯拉到了旁边，在一片告别与祝福声中，佩林听不到他对艾雯说了些什么。但艾雯一直在摇头，起初速度不快，但是当亚蓝做出乞求的手势时，艾雯的态度也变得坚定了。亚蓝的表情从乞求变成争辩，但艾雯只是顽固地摇着头，直到霭拉严厉地对自己的外孙说了几句话，才将艾雯解救出来。亚蓝闷闷不乐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没有再参与随后的告别。霭拉看着他离开，犹豫着是否要将他叫回来。她也松了一口气吧，他想，庆幸亚蓝没有和我们一起走——和艾雯一起走。

当佩林和营地中的每个人至少握过一次手，和每个女孩至少拥抱过两次之后，人群才终于稍稍分开，为林、霭拉和三名客人让出一片地方。

“你们在和平中到来，”林庄重地鞠了个躬，将双手放在胸前，朗声说道，“现在又在和平中离开。在和平之中，我们的营火永远都会欢迎你们。叶之道便是和平。”

“愿和平常伴你左右，”艾莱斯答道，“以及所有人众。”他犹豫一下，又说道，“我将会追寻那首歌，或者另外会有人找到它，那首歌终将被唱起，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它曾经在四方流传，也会再次流传，世界不会有终结。”

林惊讶地眨眨眼。霭拉则彻底显示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但其他图亚桑全都喃喃地回应着，“世界不会有终结，世界和时间不会有终结。”林和妻子急忙随大家说出同样的话。

现在是真正要分别的时候了。伴随着最后几声珍重，最后几句叮嘱，最后的微笑和媚眼，他们走出了营地。林陪着他们一直走到树林边缘，两条狗在林身边来回奔跃。

“真的，老友，你一定要小心。这些日子里……有邪恶的东西出现在世界上，无论你怎么伪装，你并不是那么邪恶的人，你还是有被吞没的危险。”

“愿你得到和平。”艾莱斯说。

“也愿你得到和平。”林哀伤地说。

林离开之后，艾莱斯看到佩林和艾雯都在看着他，便皱起眉头。“我不相信他们的蠢歌。”他沉着声音说，“那只是一场仪式，不需要让他们因为这种事而心烦意乱，对不对？我告诉过你们，他们有时候太重视仪式了。”

“当然，”艾雯温和地说，“当然不需要。”艾莱斯转过身去嘟囔了些什么。

斑纹、风和飞跳跑到艾莱斯面前。它们不像狗一样一副雀跃讨喜的样子，它